

何伟廉◎著

我想用拙笔描出一座桥，架在省城广州与粤北山乡之间，架在三餐饮食与三农奥秘之间，还架在80岁与88岁之间，让人们走过来体验一些新鲜与意外，走过去领略一些开心与感慨！

耕田到老

广州仔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Guangdo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子女看新鲜、父母看当年的一本百姓传记

耕田到老广州仔

何伟廉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 广州 ·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共和国同龄人的自传。作者何伟廉用饱含深情的笔触记录了自己的人生足迹：生于广州，青年时代下乡，成为“工农兵”大学生，扎根粤北山区十多年，培育出“马坝银粘”优质谷种，当过曲江县农业局副局长、韶关市政协委员，改革开放之初“下海弄潮”，退休后举办个人影展……在平凡而又跌宕起伏的人生中，作者用宽广的胸怀和坚强的毅力悦纳了时代赋予的命运安排，用顽强和勤奋、积极和乐观缔造了幸福的生活。通过幽默、平实的文字叙述，寄托了作者对历史和时代、国家与社会的反思、期望与热爱。这是一本子女看新鲜、父母看当年的老百姓自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耕田到老广州仔/何伟廉著.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12
ISBN 978 - 7 - 5361 - 3687 - 8

I. 耕… II. 何… III. 传记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1431 号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横路

邮编：510500 电话：87553335

广州市新明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9.25 印张 260 千字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8.50 元



何伟廉是华南农业大学校友。直到大约两年前，在他把关于农村、农业、农民的几篇文章寄给我之前，我们一直不相识。他寄给我的那些文章看得出是经过深入思考的，有些看法也相当独到。因此，我一方面把资料转到经济贸易学院，希望有关老师能够与他继续深入探讨有关问题；另一方面直接回复了何伟廉，谈了我的看法。没想到约两个月前，他竟希望我能够为他的一本自传写序。从书的简介中，我知道他是一个逐步在粤北扎了根的广州人，而且开了花，结了果，于是我应诺了。他把书稿的复印件送给我的时候，我们只有几分钟的见面时间。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子不高，但思路敏捷，为人诚恳。

当我看完他的自传后才知道，原来他还当过曲江县农业局的副局长和韶关市政协委员。小时候，何伟廉的家境并不富裕，“文革”期间在广州市第一农业职业学校毕业后，他以知识青年的身份到了粤北，后来成为华南农学院的一名“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又回到粤北。在曲江农业战线奋斗了几十年，他培育了马坝油粘系列优质米，创造了花生高产新纪录，为粤北荷兰豆出口和蚕桑生产立下过汗马功劳。他利用幻灯片和录音的生动形式开拓了农业推广的新局面，并于2001年获得“广东省农科推广百优”称号。他也有过惨痛的失败教训，例如组织公司生产“绿宝鸡”。

自传的前部描述童年时光，情节具体，乡情浓郁，语言生动。

* 作者骆世明系原华南农业大学校长、中国农学会副会长、中国生态学会副理事长、广东省科协副主席。

从自传的中部开始，也许是农业技术人员的职业习惯，依据推广工作中的矛盾展开，对于不熟悉农业的人，读起来也许会稍感吃力。然而，有关推广的案例是这样的丰富和生动，正如 MBA、MPA 教育需要大量成功和失败的案例，依我看这正是培训农业推广人员的最好案例集。自传的后部，描述社会经济层面的内容增加了，议论也增加了，这显然和作者的职务升迁、年龄增加、人生视野更加开阔和成熟有关。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和“三农”问题很复杂，在一本自传中显然不可能阐述得很详尽。作者在亲身经历和深入思考后，提出了一些大胆的想法，其中有些看法还相当独特。作为“百花齐放”中的一花，“百家争鸣”中的一鸣，不同的声音会激起人们更加深入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议论是有积极意义的，应当引起有关部门和领导的注意。

作者用比较通俗的语言向读者谈到了很多复杂的问题。这种深入浅出的风格和能力是作者长期从事农业推广工作磨炼的结果。在自传中，作者使用了不少广州方言和客家方言，为著作增添了浓厚的岭南风味，相信懂得广州话和客家话的读者会备感亲切。

这本自传是真实的。通过一个广州人不寻常的经历，自传真实地反映了 20 世纪后半叶到 21 世纪初，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人们的思想感情、行为方式和生活轨迹。这本自传是真诚的。作者把读者带进了自己喜怒哀乐、有血有肉的内心世界里。从书本的描述中，我看到了一个为人光明磊落、禀性积极创造、作风艰苦朴素、生活乐观积极的主人翁。这本自传写的是一个城市知识青年的人生足迹，但更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代知识青年和一代农业技术人员的命运。这本自传描述的是作者在粤北山区的所见、所闻、所想、所做，但又何尝不是改革开放前广东乃至全国农村、农民、农业的一个缩影？

在书店和图书馆，我们看到很多名人自传，包括政治名人、艺术名人、体育名人、学界名人、商界名人，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过普通人的自传。因此这本自传是很独特的。人们看完这本书之后，一定会引起兴趣、共鸣和思考。

华南农业大学为有这样一位自认普通，但事实上很有作为的校友感到骄傲！

2004 年 4 月 6 日

自序

我，一个1948年出生的“广州仔”，一个体重能长期瘦身在110斤左右，乐颠颠地把“宣传委员”从小学当到大学的白面书生，却阴差阳错地当了三十四年的“耕田佬”，并且从鱼米之乡的珠江三角洲落籍到了石灰岩之乡的粤北山区。

已经客家话流畅过广州话，开口三句不离“三农”本行的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念叨，将来六十岁后，真值得摇笔杆把这几十年的酸甜苦辣写下来。没想到还未踏入五十四岁的门槛，一股精简机构的风就把我吹入夕阳红的行列了。

一踏入老家广州的居屋，邻居的小女孩就直呼“爷爷好”。啊，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何仔”已经熬成何伯伯、何公公了！一个六八届的广州知青，一只自嘲为“爬不出田基的死田螺”终于“翻生”（复活），可以不爬田基，爬格子（写文章）了。

“要想写嘢就要抓紧啦，趁还有些精力。等到同我一样日日腰骨痛，想写都难！”是啊是啊，夫人的忠告金玉良言。如今确实胡须越来越长，而记性却越来越弱了。幸好，尽管刚刚发生过的事情很难记住，但越是过去得久的甲乙丙丁却还越记得入心。

真正要摇笔杆了，倒又信心不足。不是老当什么宣传委员吗？可写长篇跟写那些短平快的文章就差得远了，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虽然几十年的农田摸爬滚打，足可以在编写农技资料时驾轻就熟，但要真的爬那文学格子，就可谓隔行如隔山了。更“要害”的是，这次除非不写，一写就是自己的所见所闻和亲历亲为，这不就有点儿……有点儿似下台总统写自传吗？别人会不会说：“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到底是谁呢？论学历只不过是个“工农兵牌”的本科生；论职称只是个中级农艺师而已，而且还不能享受职称待遇，因为我归属于“行政”；官衔？到退休时享受了从副科级的待遇转为正科级，还要被农民怀疑我如何当的这个“长”。那么，是学术权

威？科技功臣？企业精英？拔尖人才？统统都不是。拿镜子照照，只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有丁点文化的老百姓。

每次在初中同学的聚会上，在农校中专的聚会上，以至在农学院校友的聚会上，我都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解释为什么还未洗脚上田。想来，我可是农业这行当上的濒危动物呢！不是说物以稀为贵吗？我算得上稀有品种吗？如果能够入围，倒还抬高了一点身价。

虽然如今在城市里，大概除了清新空气之外，已没有多少稀罕之物了。但是当我回到出生地广州，不是如唐诗中说的“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而是“马路高楼不相识，求问搭车（乘车）何去来”的时候，倒忽然想到，已经没了广州户口的自己，大半辈子从事与城市人一日三餐密不可分的“农业”，讲出乡下故事来，说不准不放冰箱都可保新鲜。于是，又有点胆粗粗（壮起胆来）了。

试着写出一个草头百姓的“自传”并陆续呈给母亲和岳丈大人指正，不期竟得到了老人家的肯定和好评。这也难怪，除勾起他们的百感交集之外，还让他们来了个陈酒尝鲜。在老人眼中我们始终是后生，后生的喜怒哀乐，相对于每日应接不暇的电视和报纸，倒成了乐于调剂胃口的“野菜”，还说“一口气读完，第二日又重复读”。

掐指算来，我辈共和国的同龄人，已伴随着祖国母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路程。一个老百姓，就像一粒沙一滴水，是十分渺小的。放眼神州，众多花园已越来越美，广袤大地已经回春，难怪我这个曾荷锄修理地球的农佬（广州对农科人员的俗称）也“衣带渐宽终不悔”。

我想用拙笔描出一度桥，架在广州省城与粤北山乡之间，架在三餐饮食与三农奥秘之间，还架在20岁与80岁之间；让人们走过来看见一些新鲜、意外，走过去领略一些开心、感慨！这事能成么？不过，我确实是这样想的，但愿心想事成吧，善哉善哉！

又及：可能有如“三农”事业的发展一样，应了那句“好事多磨”吧，本书终于在完稿和传阅五年之后即将出版了。在此特

别衷心感谢我的大学校友黄仕芳先生、管镇宾先生、广东惠州台商协会，中专校友黄立庆、谭自由、杨振家先生三位以及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多谢多谢!!

又是那么的凑巧，就在祖国踏入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广州知青上山下乡四十周年的今年——2008年初，中国大地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冰封南国塞堵人海的天灾！一切已经众所周知，无论挤成人海的归家民工，破冰护人的军警官兵，抢修电路的工人农民，鼎力相助的善者仁翁……不都是一起在向世界彰显着“什么是中国”吗？下面就用我的一首心声小诗作结语吧：

迎年百战南国冰，
举目神州尽精灵。
谦言酷举惊天下，
嫦娥飞告日月星！

何伟廉
2008年春

目录

耕
田
到
老
广
州
仔

1. 出生血缘与安名	(1)
2. 童稚朦胧与启蒙	(2)
3. 首课语文是“上学”	(5)
4. 可笑行错开学礼	(7)
5. 人人学讲普通话	(9)
6. 父亲教写毛笔字	(11)
7. 飞机班与学习组	(13)
8. “拗蔗须”与“橡筋枪”	(15)
9. 天棚见证“大跃进”	(17)
10. “你们将来会自豪”	(19)
11. “拿出革命干劲来”	(21)
12. 报考初中险象生	(23)
13. 数学老师不看书	(26)
14. 学俄文起了外号	(28)
15. 碗里的水喝不完	(30)
16. 班里发生了早恋	(32)
17. 原来农忙咁辛苦	(34)
18. 一颗红心两准备	(36)
19. 不是因为成绩差	(38)
20. 卖力山水田林路	(39)

21. 幸好分到农学班 (41)
22. “炸婆”来了跑得快 (43)
23. “包菜”为何老不包 (45)
24. 开荒大种三华李 (47)
25. 春节吃得“饱过头” (49)
26. 造反居然会有理 (51)
27. 非龙非凤非老鼠 (53)
28. 做梦一样的接见 (56)
29. “算命大王”吐真心 (58)
30. 错失当官一良机 (60)
-
31. “黑七”当上政宣委 (62)
32. 乍到即遇下马威 (63)
33. 没吃早餐“发软蹄” (65)
34. 生平最怕狗虱咬 (67)
35. 赴宴清水煮排骨 (69)
36. 打山火与打农药 (72)
37. 肝炎学起中草药 (74)
38. 首封情书代人写 (76)
39. 空前绝后鸭司令 (78)
40. 这牛牯要不要阉 (80)
-
41. 此石角非彼石角 (82)
42. 无牌电工成救星 (84)
43. 决然写下“亲爱的” (86)
44. 努力学讲客家话 (88)
45. 有惊无险卖猪苗 (91)
46. 胆敢顶撞县太爷 (93)
47. 父亲是中统特务 (95)

48. “乡试”考了第一名	(97)
49. 填志愿以农为妙	(99)
50. 最佳老师叫“兴趣”	(101)
51. 关键在于会翻书	(103)
52. 冷水村初试牛刀	(105)
53. 苍蝇虽小乾坤大	(107)
54. 拉练行军正气歌	(109)
55. 沙湾当了“白榄仔”	(112)
56. 相思苦来相思甜	(114)
57. 第一篇省级论文	(117)
58. 禾稻也以食为天	(119)
59. 多事之秋七六年	(121)
60. 返粤北“拉埋天窗”	(123)
61. 人生难得一选择	(125)
62. 优质米说来话长	(127)
63. 高产优质第一炮	(129)
64. 不用再买高价粮	(131)
65. 难忘山下喜与忧	(134)
66. “土皇帝”结成好友	(136)
67. 吃肉苦乐数多多	(138)
68. 喜悦洋溢山沟沟	(140)
69. “盲眼谷”歪打正着	(142)
70. 寻根问底获真知	(144)
71. 家国命运一转机	(146)
72. 优质必定难高产?	(148)
73. 香港人竟说“食沙”	(150)

74. 芳香来自云南姐 (152)
75. 山高水冷战稻瘟 (154)
76. 十万火急大会诊 (156)
77. 奇难杂症细端详 (159)
78. 昔日病魔今宝贝 (161)
79. 浑身解数唱杂优 (163)
80. “温优3号”定乾坤 (165)
-
81. 发芽率人命关天 (167)
82. 省区试捞个第一 (169)
83. 添置家电 ABC (171)
84. 讲八卦苦中寻乐 (173)
85. 花生缘何叫大豆 (176)
86. 一亩花生闹翻身 (178)
87. 大惊大喜大冤枉 (180)
88. “大只种”有壳无肉? (182)
89. 新生事物复合肥 (185)
90. 得遇伯乐是福气 (187)
-
91. 农科幻灯初制成 (189)
92. 酸甜苦辣搞幻灯 (192)
93. 不是猛龙不过江 (194)
94. 天兵天将稻飞虱 (197)
95. 说我全县最大声 (199)
96. 农田老鼠死对头 (201)
97. 马坝银粘乐众君 (203)
98. 公道自在人心中 (206)
99. 无党派知名人士 (208)
100. 种桑养蚕立新功 (210)

101. 胶卷竟然没装好	(213)
102. 爱生活就有镜头	(215)
103. 谁不说俺家乡好	(218)
104. 春蚕到死丝方尽	(220)
105. “三亩荷豆建新房”	(222)
106. 受骗上当青刀豆	(224)
107. 冷冻厂一冷到底	(226)
108. “样般尔会当局长?”	(228)
109. 饮酒唔得技术得	(230)
110. 河坝宝地话番薯	(233)
111. 祖传蜜桔樟头红	(235)
112. 天壤之别沙田柚	(238)
113. 瞎折腾来打白工	(240)
114. 景致深闺人未识	(242)
115. 翠竹一枝多故事	(245)
116. 大灾之年见功夫	(247)
117. 殚精竭虑为粒粮	(249)
118. 校长话我够厉害	(252)
119. 作物也爱氨基酸	(254)
120. 外商要货徒奈何	(256)
121. 日本农协他山石	(258)
122. 头脑发热学农协	(260)
123. 山窝飞出一靓鸡	(262)
124. 一次失败的成功	(265)
125. 农产优劣多奥秘	(267)
126. 敲锣卖糖各一行	(269)
127. 最大一镬大镬饭	(271)

128. 奋然执笔写《六论》	(272)
129. 诗人功夫在诗外	(274)
130. 粤北农业一呐喊	(276)
131. 兰花无人自幽香	(279)
132. 修得心宽容地窄	(282)
133. 为了大地的丰收	(284)
134. 户口重新入广州	(287)
135. 昨天今天与明天	(289)

耕
田
到
老
广
州
仔

1. 出生血缘与安名



大约三年前的一天，一位颇有墨水的朋友突然对我的名字大发感慨：“你何伟廉的名字起得不错，但加上姓就——”他略带苦笑摇摇头，未等我回过神来就接着注解：“伟大的伟，廉洁的廉，伟大廉洁，不错！但你这个‘何’嘛——，为何廉洁？何来廉洁？如何廉洁？唉，何苦廉洁啊！”哇，高，高，实在是高！鄙人的姓名不但昭揭了自己的老底，宣泄了他人的愤懑，还与国家大事挂靠起来了。

其实，给我安这个名（广州人给婴儿起名字叫“安名”）* 的不是我的父母，而是父母的媒人。这位媒人不是女性，而是当时南海县一位颇有知名度的男校长戴先生。在我降临人世之时，正是中国大地的多事之秋：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社会上腐败泛滥成灾，正是由此，他给我起了“伟廉”这么一个承载厚望的名字。

少年时代，如果遇上要“报上名来”的时候，我就会将“廉”字解释为“镰刀的镰去掉金字旁”。到青年时代，则可以解释为“价廉物美的廉”。而到中老年后，只有报上“反腐倡廉的廉”才能让人恍然大悟，还会抬头用怪异的眼神望你一下。说来凑巧的是，一位同学的表姐也叫伟廉，想来那年月不论男女，起这个名字的也为数不少。

尽管名字寄托着父母和其恩师的厚望，但这名字确冒着“名不副实”的很大风险，因为我是个弱质早产儿。也不知是何缘故，我在娘胎呆了七个月就不耐烦了。大概是烦躁多动的原因吧，跑出来时还被脐带在脖子上缠了三个圈！万幸的是，一个毕业后第一次接生就遇到难产的医生姑娘，竟能让母亲和我化险为夷，再让我在保温箱里补课二十多日，才最终逃出生天。

名可以随便起，而姓却是雷打不动的。对于何姓的来历，我

* 本书括号内均为文中广州方言、客家方言的注释。

这个历史课成绩“认真麻麻”（很一般）的耕田秀才，直到不惑之年才略有所知。我的祖先，原来是从中原地区经过粤北南雄珠玑巷，迁至珠江三角洲顺德的杏坛。而且落籍的地点叫做“东马铃”，颇有点北方的味道。看来我这虽然瘦小的身躯里，也保留着壮实“北方人”的基因和血脉。难怪从“粤南”下乡到“粤北”不会水土不服，原来只不过靠近了一点祖先的故乡。

听母亲讲，外婆的祖母是一位美人，人称“九姑娘”。只因为生计，嫁给了家境殷实，为人慈善却又丑得“五岳朝天”（大概是眼、耳、口、鼻、嘴五官都往上翘）的外婆的祖父。这朵插在牛粪上的鲜花究竟有多靓？据说只要一声“九姑娘来了”，蹲在茅坑里的男人都要提着“大浪裤”（很宽松的裤）跑出来一饱眼福。如此美貌的女人竟能屈尊下嫁？原来是夫家能为她提供安全和睦的人间归宿。

由此，珠三角土地上又平添了美丑合一的一帮人丁，我也算是辩证统一的其中一个。我的眼珠子是黄的，曾有外号“猫眼”；我的皮肤白皙，又曾有花名（外号）“白瓜”。本来“一白遮三丑”是蛮不错的，却可惜要在农田里晒上几十年的太阳。每年脱一层皮，直到长满晒斑，真是够呛！

据说，广东人恐怕是全中国血缘最混杂的人种了。从秦始皇到宋朝元朝，再到改革开放，内地人的多次“孔雀东南飞”，广东还缺少哪一号血统？用一句专业术语来讲，广阔的遗传背景，大大有利于后代的适应性优势。有道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能出生在这人才云集、人民和衷共济的土地上，真是我的幸运。

2. 童稚朦胧与启蒙



科学研究显示，一般来说，人在三周岁之前的事情后来是记不起的，相信这确是有依据的规律。然而长大后我才发现，有些两岁时发生的“刻骨铭心”的遭遇，到老年仍会记忆犹新。在我

回忆中，最初的住址是在离著名的中山纪念堂不远，不走车马的广中路的一间房子。在那里有外婆带我，每天母亲下班我就迎上去抱住她的一条腿，让她一步一拖地把我拖回来。还有一次我搬起一块砖头不小心掉下来砸伤了大脚趾头，长大后一念到“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马上就会条件反射想起小时候的这件事情。有一次我问母亲，我分明记得小时有一天，我最喜欢玩的小皮球掉到楼下的天井里（广州房屋内一个下砌石板上通天窗的地方），再也捡不回来，难过得要命，那是什么地方？母亲惊奇地说，那是刚解放时借住的一个朋友家，那时你大约才两岁。无独有偶，我女儿两岁时住在粤北的大宝山铁矿工区，大雪天外婆陪她在门口堆了个小雪人，却不料被一个调皮的工友挥竹子削去了半边头。女儿伤心地哭了，到大学毕业还说“恨死了那个人”。

广州解放后，父亲在朋友的介绍下找到一份比较稳定的代课教师的工作。父母亲都有工资收入才使我能有一个安定的住所和无忧的童年。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我才知道原来父亲曾在抗日的国民党军队里担任过测量教官，为满足炮兵对日军作战的需要，爬过无数山岭测绘和编写通俗的教学讲义。炮兵的准确发射需要很多数学计算，农民出身的步兵转为炮兵要在短时间内掌握这种快速计算，据说还多得中国人特有的“口诀化”创造和培训。1945年抗战胜利，内战爆发在即，父亲就“识时务”地退伍了，也成了失业者。正由于他没有参加“三年内战”，而且他的师长罗梓才是起义将领，解放后参加了政府工作，才断定我父亲的“历史问题”属于旧军官而不是反动军官，直到“文化大革命”前都“没问题”，这是后话了。对于处在朦胧童年的我，只知道有个教计数（教数字课）、声大大（声音洪亮）的爸爸，以及他慈祥的同事。也许是受爸爸的影响，学生时代我的数学成绩也不错。

住在广中路的日子还有三件事是至今不忘的。一是同外婆到中央公园（后改为儿童公园）玩耍，我突然从后背扑向坐在沿阶的外婆，本想撒娇，不料却摔断了手臂。至今不解的是断手的疼